

柯云路第一部情爱小说

柯云路

蒙昧



蒙 昧

柯云路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昧/柯云路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7
ISBN 7-5360-3313-3

I. 蒙… II. 柯…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3765 号

蒙 昧

柯云路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1 插页 226,000 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01—60,000 册

ISBN 7-5360-3313-3

I·2748 定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柯云路

蒙 昧

目 录

蒙
昧

I

蒙 昧 1

序言与联想 1

第一章 8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7

第六章 106

第七章 136

第八章 155

第九章 185

第十章	201
第十一章	222
第十二章	244

关于《蒙昧》的背景资料	257
背景资料一：貌似深刻的无主题	262
背景资料二：破译《西游记》	283
夏榆 背景资料三：柯云路隐姓埋名“芙蓉国”	307
老愚 背景资料四：柯云路为何隐姓埋名	313
米沙 背景资料五：一种历史怎样走进生活	319
后 记	324

序 言 与 联 想

茅
味

1

我就是茅弟
我讲我的故事

诗人茅弟来到黄龙江畔的唐桥镇时，柔软的细雨挺周密地罩住了天地。看着在烟雨中含蓄展开的小镇景象，茅弟不禁有些感激老天爷，一场没有边际的中雨把稠闹的现代小镇搞得朦胧胧，和童年的记忆温柔地衔接了。

一把黑伞护着他在不大不小的细雨中移动着，他像动物世界的小松鼠举着大蘑菇在雨中游行。刚才坐摆渡轮横过黄龙江时，宽荡的黄浊江水在雨雾蒙蒙中流淌着，两岸大大小小的码头、带篷的和不带篷的木船、大的小的铁船像是在夹道欢送江水东流，江水在烟雨中泛着梦一般的白光淌向远方，茅弟觉得

自己确实在一步步踏入童年。

小镇窄窄的街道在雨中不整齐地延伸着，像是小学生用尺子画出的弯曲直线，两边的木房子高高又窄窄地夹着他，他就迤迤迤迤地看着与童年记忆衔接的画面。

两层的木房子下面一层多是店铺，卖茶的，卖杂货的，卖烟酒糖果的，瘦骨嶙峋的老头雨天还摇着大蒲扇，咿咿呀呀的声音从一间间黑洞洞的店铺里传出来，七零八落的面孔在那里摆放着，让人想到天下的男女老少不过像上帝手中的麻将牌，被满世界搓洗着，排列着，分发着，立起着，然后轮来换去，摸进打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说不清的悲喜剧。几根长得可以当拐棍的旱烟袋从黑洞洞的窗口里伸出来，吱吱地冒着烟，看见青筋裸露的细长手臂，又看见几张鬼一样青白端正的面孔，黑暗的店铺里似乎开着电视，调情夸张的歌声划破了童年朦胧的记忆，注释了今天的时代特征。

两边木房的二层楼大都住着人家，可以凭栏下望的窗前走廊让人想起潘金莲、西门庆时代的市井。此刻，烟雨蒙蒙中看见一扇扇没规矩的黑窗户，偶尔有一两张忙碌得不得体的闲散面孔装饰着黑洞洞的窗口，让你觉出世界的窄小，倘若潘金莲和西门庆隔街相对，半夜只要大着胆子凌空一迈，就“天堑变通途”了。

窄街弯了几弯，终于开朗起来，一个四面透亮的轩敞饭铺给小街打了句号。前面雨幕中陈年旧事地拱起一座模糊的石桥。踏着不滑不涩的石板路来到街边小楼一样高的桥中央，看到一道黑糊糊的小河，这就是唐桥镇有名的唐家桥，下面流淌的就是唐家河。

不知是记忆的错觉，还是时代的变迁，河道比过去窄多了，两岸挤满了黑影憧憧的房屋，面对面延伸下去，把唐家河硬夹成一道“窄街”。河中朦胧行驶着几只带篷的小船，有人在烟雨中挥着竹竿撑着船像团黑影一样滑过来，带着坟场般的寂静。河道太窄了，遇到两船迎面相会，很容易让现代人想到窄胡同里的会车。

茅弟眯着眼若有若无地笑了，他知道这条在茫茫烟雨中暂时显得幽远的唐家河一到天晴不过是令人索然无味的一条污水沟。

这场雨成全了他对往事的追访。

茅弟现在需要对茅弟这个人物进行确定。

他在雨中举着伞在小镇上行走，觉出自己与环境的格格不入。这个世界的空间常常像个平面，容不得他嵌进去；这个世界的空间又像已经饱和，容不得他再加入。他知道自己这种感觉说多了，就成了公众眼里的矫情。

这个世界在他眼里又成为肉皮冻，每个人都是一条肉皮，被煮得烂烂的，但还保持着形状，弯弯曲曲地固定在肉皮冻中，又占据着自己的体积。肉皮冻晃晃当当，很有韧性地表现为一个整体，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一刀刀切下来，肉皮冻成为寸方的碎块，整个世界重新排列，每条肉皮也分崩离析，人也便有生有灭。在汤锅滚沸时加进去的肉皮，才可能成为未来肉皮冻中占有位置的一员；倘若你想回避汤锅的熬炖，在肉皮冻已经成为亮晶晶的固体时再加入进去，肯定会格格不入。

茅弟知道，肉皮冻的比喻不伦不类，然而，他已经老化的

诗心却在这肮脏的比喻中寻找达意。

他朦胧过，忧伤过，优美过。他睁大眼睛凝视过屋檐的滴水一颗颗珍珠般落下它们的故事，水滴中气象万千；他也伸出过儿童的小手捕捉在遍地油菜花上飞舞的蜜蜂，将它们小心翼翼装入纸筒，而后放在耳边听蜜蜂在纸筒里嗡嗡作响；他还端详过一缕缕清风触摸榕树肥大的绿叶。当太阳苍老地埋入地平线下，月亮年轻而又骄横跋扈地升到天空时，他看见月光抚摸着大地上每个生命的伤口，可怜的老鼠也有了一丝活动的权利。在黑色的夜幕中睁大黑色的眼睛，便看到黑色的空间飞舞着密密麻麻的小精灵，它们像萤火虫一样布满画面，轻轻吸一下鼻子，他就像机警的小刺猬乍起全身的毛刺，触及四面八方的空间。

说起这些童年的秉性，依然成为诗人的矫情。

他已经和童心告别，不会再让窗外的夜风冰凉自己一动不动凝视的额头，也不会如在梦中谛听着夜晚天地间远远近近的声响，他像一棵即将倒下的老向日葵，弯腰低头冷漠而又憔悴地看着野心勃勃的幼小植物。

成熟带来衰老，衰老逼近死亡：他成熟了，衰老了，也便该死亡了。只不过他不沉醉于对成熟、衰老、死亡的表现，那又是一种矫情。卖弄青春和卖弄衰老同样矫揉；卖弄生命与卖弄死亡同样做作；卖弄激情和卖弄冷漠同样令人厌恶。

玩深沉的，曾经辉煌，现在潦倒了；玩调侃的，现在正辉煌，以后也将颓废。一味地追尚崇高让人厌恶；一味地卖弄猥琐也让人嗤之以鼻。愚蠢是丑恶的，但适度的愚蠢却是画面稳定的颜色；机智似乎是美丽的，过分的机智却十分聒噪。这个

世界不讲道理是不行的，可太讲道理也十分劳累。

他在三十多岁的年龄就决定过早地告别野心，这是没有道理又无须讲太多道理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有时可以极不准确地表达一种含义。

当然，他还要做完一件事，就是写下《蒙昧》的故事。

这个故事可以安一个副标题：一个男孩的生命史诗；还可以有很多副标题供选择：一个男孩的最初情爱，一个男孩的忏悔，等等。他想将一生中最重要的故事讲述出来。

他确实在黑夜的窗前凝视过屋檐的滴水折射着月光，但他也在十分年幼的年龄在黑暗中伸出小手触摸他原该崇敬的神圣女人的隐密部位。他是单纯、柔弱、敏感、善良的小男孩，可他又曾像夜猫子一样躲在角落里窥探女人白光光的身体。

抹去童年的记忆，他成了挺朦胧的诗人；然而他知道，当他用阳光、海鸥、浪花一样的笔墨描绘诗情画意时，他同时却是一个自私可耻的男人。当他以有点神经质的忧郁目光面对世界时，他是一个腼腆而天才的诗人；然而，和他一同从茅草坡上滚下来的女孩才知道，他既是施虐狂又是受虐狂。

每个人的心中都可能装进大海一样宽广洁净的善良，每个人的心中又可能容纳全世界的污秽与邪恶，这两方面的“贫富差别”都只有一定程度的意义。

这个世界书太多了，物理学家在研究宇宙的起源，生物学家在研究生命的奥秘，科学与宗教在竞相回答最终极的问题，茅弟无须再写更多的书了，够了。

他只要这最后一本书。

可能是上帝的喷壶更倾斜了，雨下得大了，白茫茫的大雨中，唐桥镇竟渐渐显得开阔起来。

影影憧憧的房屋不那么拥挤地堆在前后左右了，一条大河白花花的拦住了去路，这就是大白河。透过雨幕眺望，两艘带篷的帆船在河中影子一样无声地移动着。沿着河岸走不远，就看见河中心的岛屿了，岛屿上朦朦胧胧有围墙、房屋、操场，显出学校的风貌。

大白河被岛屿一分为二，这里和岛屿之间只有不宽的水面，一座木桥浮现出来，他走近木桥，以往的故事在烟雨中扑面而来。

他来不及回忆。

大雨中有两个女孩打着伞从木桥那边走过来，南国女孩的娇小身影在这幅画面中出现，楚楚动人。他觉出自己身体中升起的性欲性质的反应，他对这种反应持肯定态度。茅弟在讲述《蒙昧》的故事时，绝不能像色狼似的欲火如焚，他要有一片纯净庄严的心态；然而，他也绝不能色衰力竭，失去性欲的敏感。

茅弟迎着两个女孩向桥那边走去，他们穿过大雨的隔离迎面走近，他看清了这是两个模样俊俏的女学生。她们互相接着不好意思地抬头看看茅弟，脸一红，茅弟庸俗地觉出了自己的优越感，两个女孩显然看出他是大地方来的人。他简短地批判了自己的优越感，又善良地品尝了两个女孩的容貌以及羞怯的笑容，还有她们浑身洋溢的女孩的韵味，半从容半失落地和她们擦肩而过。

正当他犹豫着是否还要扭头看一看这两个女孩时，桥那边

又出现了一个打着伞的女子，这显然不是学生了，而是年轻的女老师，她在茫茫雨雾中走过来的苗条丰满的身影显出某种成熟与自信。

就在对方也抬起伞迎面望过来时，茅弟心中猛然一惊——难道天下有如此相像的人吗？

第一章

8

一张大床

开始了一个小男孩一生的故事

《蒙昧》的故事从哪一天开始，茅弟想过一万遍。

那天，阳光带着闷热的湿气照进唐家镇小学二年级的教室，还算明亮的讲台上又出现了白兰老师，她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干净明亮地站在黑板前。坐在中间第三排的茅弟用比其他学生更有意义的目光看着年轻的女老师。

那个时代那个年龄的男孩远不懂得如何评价女性的相貌，他只知道这个二十来岁的女老师很漂亮，她的脸十分白净，大眼睛十分明亮，当她站在讲台后面讲语文算术时，声音也十分清爽。

她从一年级就开始带这个班，讲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发

亮，讲太阳和月亮为什么从东边升起，讲天上为什么会有云，云多了为什么会下雨，还讲大雁为什么南来北往。刚刚迈进学校的小男孩小女孩都仰着小脸，用近乎崇敬的目光看着干净明亮的女老师在高高的讲台上发布声音。干净明亮的老师还经常讲到诚实和卫生：诚实，是为了保持灵魂的清洁；卫生，是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白兰老师从大城市来，她的干净明亮像云天上飞来的白天鹅。

当她照看全体的目光落到茅弟脸上时，茅弟意识到一丝特别的温和。她比较多地让茅弟站起来回答问题，答得好会一视同仁地夸奖，答得不好也有一视同仁的指点，然而，茅弟总能从一视同仁中听出与众不同的成分。

当白兰老师缓缓走过一行行课桌，查看当堂考卷时，茅弟会觉出她温馨的身体逐渐走近，当她的好的气息团团包住茅弟时，他被温暖陶醉，像是被阳光照射下的花朵熏醉的小蜜蜂一样。白兰老师好看的手依次摸着一张张课桌走过，她轻轻在茅弟的试卷上指一指，茅弟就会发现一个错误，他用橡皮擦了改了，抬眼看一看白兰老师，白兰老师已经回到讲台上，双手八字伸开目光端正地看着整个教室，她在等待全班同学交卷。当她的目光注意到茅弟时，一视同仁中又有一丝茅弟能够觉察到的特别意味。

唐家镇小学没有为单身的年轻女教师提供住宿，两年来她一直借宿在茅弟家，这里的隐密是茅弟独有的财富，他一闻到白兰老师身上的好闻气味，就腾起小男孩的缠绵遐想。

然而，故事却在这一天很残酷地开始了。

这是1966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夏天。茅弟

想对读者说明的是，他的故事和这场社会动乱联系在一起纯属历史的巧合，倘若他晚生十年二十年，故事肯定就面目全非了。

那一天，白兰老师站在黑板前讲这场大革命让她讲的话，这些话当然是从报纸广播照搬过来的，最后，当她要结束这番形势教育时，一句话铸成了她终生大错。她该说“谁反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打倒谁！”然而，她把一个“反”字遗漏了，于是就说成了“谁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打倒谁！”

这句话一出口，二年级的小学生似乎也听出了不对。白兰老师站在那里有些异样地左看看右看看，她一定是从满教室空气的紧张中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一瞬间，茅弟发现她的脸煞白，他没想到白兰老师会吓成这个样子。她紧接着改口说道：“谁反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打倒谁！”然后，看了看寂静的教室，说道：“老师刚才就是这样说的，对吧？”几十个小学生仰面看着云天里飞来的白兰老师，眨着眼没说话。

白兰老师有些束手无策地看了看同学们，又重复了一遍正确的说法，然后用恳求的声音说道：“老师刚才就是这样说的，没说错，是吧？”

然而，就有一个小男孩举起黑乎乎的小手站起来说道：“老师，你刚才说错了，你说‘谁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打倒谁。’”白兰老师站在那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她看着同学们，小心翼翼地说道：“同学们，老师真的这样说错过吗？”有三四个同学声音零散地说道：“老师说错了。”更多的同学目光茫然地张望着左右。

白兰老师光明高大的形象一下解体了，她像寒风中一株衰